



建文皇帝事蹟備遺錄序

予纂斯錄錄諸先正之忠於所事而以死殉之者也雖諸先正忠義令名因時或晦然方其致命也皇豈計不朽名哉求無愧此心而已特其純剛正氣充養完粹一臨大節則定見定力自有烈烈不可奪者是宜流風百世砥礪名節究厥由来我太祖高皇帝開天養士之功不可誣也嘗考商周之際武王克商夷齊餓死聖賢之行若甚不能同者然統而論之武王之所行者仁也夷齊之所守者義也不有武王固無以安天下不有夷齊又何以

風厲後世而綿八百年之精神命脉哉此錄之所
以不容已也故幸其當時君臣遺事一二僅存君
子莫不寶之如鳳毛麟角矣誰忍棄之其漫無可
考者闕之以俟同志嗚呼諸先正之淑履闕於世
道也甚大非寡陋者所能測乃不自揆而僭為纂
述如此其何以追不韙之罪也哉時

皇明嘉靖辛卯陽月既望後學太嶽山人書于水竹

村居

建文遺錄

建文皇帝御諱允炆在位五年

懿文皇太子之長子

太祖皇帝之嫡孫也母妃

懿敬皇后常氏其先為句容縣人宋季時

五世祖懿祖烜皇帝避兵挈家渡淮旬未幾

皇高考德祖玄皇帝再遷鳳陽之泗州傳

皇曾考仁祖淳皇帝復以元末兵亂又徙虹縣西

皇祖考太祖高皇帝實生其地值胡運將傾天下擾

變群雄鼎沸

太祖以天縱之聖龍飛豪梁不數年間剪滅群兇遂
開六合掃除百年腥膻之俗以復三代革風之美

觀其德業規模自禹湯文武以來功烈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洪武元年戊申

太祖始正大統於天下國號大明改元洪武

皇考以聖子居長兼又賢孝著聞遂正位春宮天性慈仁每見

太祖誅戮輒苦諫止且友愛諸兄弟罔有間隙周王常得罪

太祖欲誅之太子晝夜號泣為之代請

太祖不能決一日臨朝召問御史袁凱對曰

陛下欲誅之者法之正太子欲宥之者心之慈

太祖怒以為持兩端命繫於獄明日視朝因問弘文

館學士劉基基對曰創業之君法不可不嚴守成

之主法不可不寬

太祖意遂決乃宥周王罪洪武十七年秋七月

孝慈高皇帝上僊太子呼號擗踊大慟幾絕不食者

三日服斬棄朝夕哭奠至是過哀成疾不久而薨

太祖哭謂群臣曰四海方欲太子平治天下不期以

至孝哀死朕痛何遑哉爾禮官可上謚議挽章來

少申朕躬哀切之情於是謚曰

懿文太子時

少帝尚齟齬居

皇考喪盡禮如成人者每見

太祖痛思輒自掩泣諫曰死生固有命耳勿得過傷

太祖伏望

陛下以天下為重萬一龍體違和臣等復驚惶何已

太祖聞而竒之尋立為皇太孫命儒臣開東閣教之

而

少帝年日益富德益進

太祖日親寵愛是時燕王潛有奪嫡計而天下莫之

知也初

太祖生十王燕王即第四子也母元妃所生而少悍

勇及長有落落大志好遊俠善騎射甫冠為娶于

功臣徐武寧王女而王嘗不得於君親然不知何

以為計

太祖恒欲廢棄賴廷臣諫得免

太祖嘗因夜寢夢二龍入殿搏擊其黃者勝而氣其

白者負而如蟻蛭明白

太祖視朝見皇太孫居殿右角燕王侍於左前

太祖見之怒以王位居於太孫上始知其有奪嫡計

然不形于言上命幽于別苑令宮人不許進食後
賴高后之因私自飲食得不死久之始從釋放洪
武中大分封諸王居國燕王實得幽冀地與母大
妃居北平辛亥歲諸人疑其有異太祖以秦晉燕州等國強大慮他日太孫難制之因
召選高僧國一人令出守藩府道善歲以報政蓋
太祖慎天下而防後世之心可謂至矣初長洲有僧
道衍姓姚氏居相成妙智菴少師事靈應觀道士
席應真學執弟子禮甚恭時應真兼通兵家之術
而尤深於機事道衍盡得其學然深自退藏人無

知者其友王行獨深知之曰他日必當有所遇固
不以人廢言也時道衍嘗以才氣自負屢欲冠
巾入城見僧官道從頗盛乃慨然嘆曰僧中亦自
有富貴乎又何必他求遂不果洪武十五年以為
僧薦選侍燕王於藩禮居北平於慶壽寺深見親
信日與寵渥他日王之舉兵犯闕大抵多衍之密謀
三十年丁丑秋七月十二日王舉兵進香除朝廷大
太祖高皇帝崩遺命燕王不許渡江進香除朝廷大
事許令藩臣賫表毋得擅自離國時諸王子皆赴
京奔喪吊泣惟王于中途聞此而止王大怒欲令

進舟見江口設兵以阻遂不果道衍進曰大王以
至孝渡江柰何有違至命反為不孝也唯願殿下
養成龍虎之威他日風雲際會羽翼高舉則大江
投鞭可斷也今日何得屑於此哉王深然其意遂
返國與道衍謀畫帳中共圖渡江大舉時
朝廷既與藩燕絕好聲息不通數年然莫知其潛自
治兵以為異舉也

是月十五日

建文皇帝即位於樞前明年戊寅改元建文翰林院
修撰王叔英首臣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辨

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罰曰明利害曰
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

太高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強鋤梗不啻如醫者之去
疾農夫之去草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
草則或損於禾稼固自然之勢然體膚疾去之餘
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
苗亦宜然之理也疏入

嗣皇帝覽之嘉納侍講方孝儒進曰叔英此疏誠為
陛下經濟遠畧之圖有國者不可不採行之孝儒與
叔英日見用信寵命見加且孝儒文學英邁德望

表隆一時倚重凡將相所行惟孝儒之容
明年乙卯水旱相仍下詔求言得失禮部尚書陳
迪條陳清刑獄恤流民二十餘事兼陳
太祖皇帝用人循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
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
之道
嗣皇深采納之

三年庚辰春三月廷試進士賜王良狀元及第將
傳臚以良貌不及湖廣遂以廣易之良次焉

夏五月戶科給事中陳繼之上疏以江南僧道多

占腴田蠶食百姓乃奏請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

民從之工科給事中薦舉平江知縣陳彥回文學

庶幹宜加擢用遂陞徽州知府明年朝覲以考覈

稱職蒙賞賚甚厚因具疏奏其歷官情罪乞正名

籍

上怒罷為民尋命復其官留治郡事

四年辛巳齊藩不靜廷議凡藩國所在悉更置守

臣必素服重望者使居其地密奏燕邸終必貽禍

邦家尤宜慎之可也

上從之尋命風力憲臣張曷為北平左布政使令察

其機事以聞及昺至見掾吏李友直頗有智畧遂寄以心腹於是燕藩謀叛之情巨細皆知昺因密陳上乞速宜備禦其變亂上猶豫久之不果伐夏六月靖難師起昺與都指揮謝貴俱先被執昺不屈而死事聞

嗣皇驚懼即命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十萬禦之尚書陳迪齊泰率六師黃子澄等論景隆奸邪不忠不可使任軍權萬一挫辱國威悔將何及不聽時御史練子寧有敢言直諫之風候景隆辭朝即於朝班內執其首數其罪奏請誅之不聽子寧奮激稽首請先伏誅言甚剴切不顧忌諱上怒罷朝景隆師既渡淮靖江王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以德各上書論大計凡十餘言皆指斥用事者罪過書下群臣及兩人議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因共挫折之屹為不動子寧奮激曰國事至此尚不容直言者乎顧所論吾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用事者愧而止七月庚子景隆師駐德州前軍都督府左斷事高巍上疏建議乞效主父偃下推恩之令分封宗藩

疏遠子弟以少其力遂命魏從曹國公帳前叅贊
軍務景隆師進兗州陞山東叅政督運飛芻挽水
陸並進時沛縣知縣顏環頗有智畧因督民給軍
餉措畫有方未嘗乏缺俄而軍士戰敗景隆南奔
遇鉄鉉高巍相見於臨邑遂協兵固守濟寧既而
被圍相持不下城有被攻破者鉉輒完之

明年壬午正月春天兵直擣濟寧已過徐州沛縣
民皆竄匿顏環招徠之尋設沛豐軍民指揮使司
即民壯五千人築堡備禦三月叅政鉄鉉守濟南
圍始釋事聞遣使賜以金帛鉄鉉封及三代鉉入
謝陞本司布政仍令保障山東地方未幾召陞兵
部尚書左大將軍歷成侯總天下兵鉉既去則東
藩一帶不可守矣

二十二日靖難師駐沙河大將軍張輔攻沛縣城
將破知縣顏環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既而度
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為出走告之曰汝還家白大
人子職勿克盡矣題察院壁太守諸公鑒此情只
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
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
終無憾望採民艱達聖明夜二鼓師入東門指揮

王顯迎降環冠帶陞堂南拜大哭曰臣無以報國
矣乃自縊死其子不忍去復還父已死矣遂刻以
從俄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亦死之胡先收
環父子屍葬沛開題曰父子雙節墓

四月初一日朝廷聞靖難師張大攻破郡邑無等
邊報羽書日急於是詔募天下義勇勤王入援時
朝議欲遣使致書燕王封以大疆大號請罷兵歸
國卒無敢行者監察御史曾鳳韶獨請行至軍前
慷慨陳義聞者駭伏時僧道衍叅贊營中勸却納
其書王從之鳳韶又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亦
不報既而歸第大慟曰事去矣事去矣我尚為哉
以後斷事高巍挺身不顧死激烈之義見於顏面
亦累上書燕王請罷兵歸柰何道衍鼯鼠鴟梟變
詐百出初陽許之後竟渝盟以若是為良用惡我
五月靖難師克濟南教諭王省為遊軍所獲從容
引譬辭意慷慨衆聞之踈然因令舍之省乃升明
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名如何名倫今日
且不說只說君臣之義一節如何遂大哭諸生亦
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後有司立祠學宮祠之其
子禎為夔州通判是日亦死遂成雙節吏部侍郎

毛泰率太常少卿盧原質奏請勅諭天下宗藩勤
王從之詔畧云朕躬冲幼受領神器于今五年寡
德踈聞近被燕侵耗圖我社稷以致遭家不造國
有多艱爾諸王皆

太祖皇帝子其中能有赤心竭忠奉順殲逆者必厚
茅土之薦世享榮名不惟有益帝室抑且自禦家
國是以此舉豈徒然哉如其各擁強兵不扞君父
之難吾恐唇亡齒寒理之自然他日竊突炎上棟
宇將焚雖欲悔諸其可得乎哉若天命未去人心
未離尚不可忽也於是諸藩將有何顏以見可不
省哉然卒無至者

四月靖難師克山西晉陽鴈門等處從征斷事高
巍度京城不能固守乃縊死驛舍巍遼州人洪武
中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被旌表尋授試左
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
及抑末役慎選舉惜名器數事高廟深嘉納之後
因斷事不稱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閔索嶺仍
許以姪代役建文初上疏陳情乞歸田里許之既
而遼守王欽避送赴銓曹遂命從征曹國公幕前
叅贊至是死節

五月大兵渡淮所過城廓皆降之事聞詔命禮部
侍郎黃觀修撰王叔英知府陳彥回等三十人令
分方募兵入援國難未幾馳報燕王大舉兵飛渡
江北朝臣束手無策及聞觀等入貴州聞
嗣皇震懼不已特命都督僉事陳瑄操練舟師於龍
江設備瑄反獻渡江策率舟師迎濟燕王大悅以
瑄知順天命即封為平江伯副都御史茅大芳聞
國事將去乃以詩寄淮南守將忠義激烈聞者壯
之莫不灑泣

侍中黃觀奉命徵兵上游諸郡入援奮不顧家且
行且募兵至慶聞北兵渡江知事不濟痛哭謂人
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送招魂葬之江上明
日家僮自京逃來果然夫人翁氏暨二女俱被執
有象奴得之給取釵釧出市酒肴夫人遂携二女
赴淮清橋下游馬觀舟至孝陽河渡大事已去不
可為乃東向再拜於羅漾磯湍急處給舟人奮棹
遂自溺馬觀字瀾伯一字尚質貴池人父贅於許
幼從其姪及弟後始復姓觀自幼穎異受業於待
制黃殷士天兵入大都殷士死之觀益砥礪以忠
義自許嘗築翠微精舍讀書其間洪武庚午領鄉

薦辛未入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
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也高廟嘉之擢狀元及
第授翰林尋陞禮部右侍郎建文年間
嗣皇改官制增侍中員次尚書以觀為之與方孝儒
日見親用至是死節
夏六月壬戌靖難師駐金川門戶科都給事中龔
泰自城上投下死時年三十六歲王聞泰死大怒
立命軍卒挫其屍時師駐金川門久之有約開門
迎納者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
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其日以兵亂輟朝二人大

呼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不聽次日清辰
師克金川京城陷時九月某日也宮中已煙焰障
天皆為竄匿奔走而母后與中宮俱自焚後宮從
死者甚眾初

太祖臨崩治命密勅一封謂
太孫曰此櫃不可
妄啓汝若遇難時速啓視之即無害也至是請難
師將通啓視其櫃見一刀一度牒上有勅曰汝欲
生將此度牒投往他處為僧後官某處有密地可
通汝其不然將刃自盡於是
少帝徑削髮以逃天下之人實皆不知其生也

已而陳其說於天子天子不從其言不聽其言
太祖文皇帝師入南京先一日群臣多往迎附或勸
寺丞鄒瑾御史魏冕宜急歸附二人改其臣節明
君必所不用汝姦臣也何來勸我因共捶擊之時
修撰王良聞京城陷獨闔門慟哭不已與妻子曰
吾聞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豈能
復顧等耶是夜服腦子死良字敬止吉水人也又
修撰王叔英奉命募兵廣德知京城已陷度事不
可為乃浴沐具衣冠書絕命辭曰人生穹壤間忠
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惜多過愆有志未及竟
竒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
神有命歸九泉常聞夷齊餓死首陽山周粟豈不
佳所見良獨徧高宗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使
臣筆慎勿稱希賢復書於案曰生既死矣愧無於
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縊而死以書
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
收葬之蓋希年亦台州人故托以後事丙寅
文皇繼統登極工部尚書茹瑄入殿首賀即位
文皇呼謂之曰瑄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柰何瑄
叩頭曰殿下應天順人何謂之得罪乎

文皇大悅進封忠誠伯
吏部尚書張紘聞
文皇御極因自堂上投于地曰臣當以死報國即痛哭一晝夜淚盡繼之以血迨明晨徑自經于部之後堂紘字昭季號鷄庵閩中人少以才識通敏文行知名洪武間由明經舉歷雲南叅政進左布政使凡雲南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祠公署廨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經裁定夷民心孚遠近奠安洪武三十年三月入覲考最為天下第一欽賜十二牧首褒章建文改元召陞冢宰天官

壬午死節

十月

文皇以京都已定欲首詔天下然後大封靖難功臣時僧道衍功居第一事定未嘗自言文皇首召道衍姓賜名廣孝尋拜柱國太子少師固辭不受命

文皇謂廣孝曰今內難已靖家拜已定朕詔告天下必得文學冠世者方可任之朕旦夕思念當代儒官恨少其疇非卿等大筆庶塞朕望懸懸廣孝奏曰臣等不才不足以副

陛下盛望臣思代草惟方孝儒為當世之俊才斯能
克其任於是選使者召聘孝儒聞之閉門嫚罵使
者迴奏文皇怒復令以乘輿促來孝儒自京城失守之日已
文皇優容之又遣使者賁璽書以太子賓客徵靖孝
儒抵徵書於地仍大詬不已事聞

文皇怒復令以乘輿促來孝儒自京城失守之日已
閉戶不出居常憂阻輒不食日就羸憊有時悽然
泣下衣盡濕家人為之感動至是三遣徵書迫之
自度不免乃服斬衰以見

文皇見之勃然變色因命草詔孝儒大慟於殿廷曰
有死而已

文皇怒曰汝服重服不顧九族矣孝儒奮然曰殺我
十族亦無柰因出不遜語乃命出斬之孝儒張目
大憤出都門尚言不已臨刑時顏色不變從容作
絕命辭其畧曰奸臣得志苟謀國用猶忠臣發憤
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苟抑又何求嗚呼哀哉矣
庶不我尤孝儒沒後誅及九族其五服之親盡皆
滅戮

文皇怒不已欲誅十族後將其朋友代為一族誅之
自忠臣得禍之烈未有如孝儒以朋友輩代刑兼

及室家之辱者是誠異聞也哉孝儒字希重別號
遜志齊又號正學寧海人少以孝謹節儉知名其
父嘗仕於魯因被誣戍孝儒卯角時上書代役名
已播海內嘗從朱濂甫先生游學益大進心實希
聖遂為四海文宗洪武中辟教西漢造就士名邇
遐徹聞蜀王聞其賢嘗聘置左右咨諏正道每見
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王前嘉納之建文初館
閣交章奏薦其有輔弼之才於是召入翰林院方
將大展所蘊不久竟罹國難嗚呼惜哉
壬午孟冬

文皇召大學士楊士奇於內閣草詔其畧云
太祖高皇帝以某年早逝青宮建儲之議出於
皇考之心初欲立朕朕躬自揆度小宗不得干預正
統力辭其命乃讓太孫無何即位以來素乏人君
之度每存盆子之態况親倖邪臣黜逐正人權妄
當朝國政日壞兼之以質稟昏庸罔有聞知如此
斯欲望其為君以致治天下豈不難哉且
祖宗成法率意變亂宗親無罪輒被剷除又嘗喜怒
任行無辜受戮實失四海民望人心為之夕離天
下聞之痛怨竊思以

皇考創業天下實為艱難豈一旦付孺子喪之可乎
故不得已以行湯武之舉隨行順旅直擣江南朕
恭膺天命寵眷遂繼
祖宗大統少帝聞行天討之威心實赧惶自引決後
宮朕今釋躬前非復其故號厚德溥矣止於僭稱
建文五年可革除之併為洪武三十五年明午癸
未可改元永樂嗚呼鼎新革命再造國家厥隆懋
皇化以躋斯世斯民於仁壽之域豈不同符永樂哉
永皇復下故二帝少子於中都之獄使禁錮終身焉
令子孫世世不許出宥

時衡府紀善周以德痛國事已去因留書別友人
江仲隆解縉紳胡光蕭用道且付後事暮入應天
學府自縊死歸附御史朱某言以德不順天命靖
加追戮其屍以警餘者
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置不問以德平生負
氣節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真
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卒能償其志云
文皇又以前御史魯鳳韶嘗奉書軍中辭義激烈
文皇以其有真節因賜璽書旌之復以御史召不赴
尋加吏部侍郎召又不赴乃刺血書憤詞於襟其

畧曰予生居廬陵忠節之邦素服骨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至繡衣之郎慨一生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天祥屬妻子李氏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亦死於節文皇復徵前寺丞鄒瑾御史魏冕二人俱不應命即日皆自殺

文皇再召副都御史練子寧聽用子寧不肯伏願死已
上大怒責問子寧不屈竟斬之子寧諱安以字行新淦人子寧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幼從鄉長者竹庄

先生遊竹庄命水竹村居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之句竹庄竒之後游泮宮與金文靖公幼孜相友善嘗謂之曰予異日必為良臣我當為忠臣洪武乙丑入對大廷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子寧益以名節自砥礪於是聲望藹然中外咸以文學行義稱之未幾以母喪去位杜門屏跡力行古喪禮服闋陞吏部左侍郎尋遷前職車除元年與方孝儒等特見信用至是以死節顯著後人有贊
文皇又特召太子少保陳迪以其名重金陵三遣使

臣以冊書玄纒禮徵聘不起其意重金許三載
上怒命與至奉天門迪入殿但長揖而已

文皇諭其歸附之意迪仰天大哭曰國君既亡我將
何所以身為大臣自分不能救之死亦有責矣尚
何以叨新命是污我哉

上大怒竟縊之死迪字景道宣城人自幼倜儻有志
操勝國群臣舉寧國師訓己未以通經召除翰林
編修乙丑陞侍講預修
皇明大典辛未出為少叅東藩捕蝗弭盜民甚德之
甲戌丁丙艱奪情起復辭不允乙亥左轄南藩時

諸夷苗賊猖獗迪率王師擊破之獻俘於朝有白

金絲幣之賜戊寅召為太宗伯壬午歲不屈死

時廷臣與迪同約死義者二十餘人尚書齊泰候

侍郎郭任毛泰盧迴暴時太卿黃子澄少卿胡閔

高盧元質宗人經歷宋徵宗御史董庸高翔主事巨

敬左拾遺戴德尋修撰景清等皆不屈死之唯李

景隆蹇義夏原吉尹昌隆黃福王汝玉鄭賜等輩

數十人皆歸附獨景隆以不忠姦臣受誅

文皇復以勅書遣賜召在外募兵之臣若兵部尚書

鉄鉉都御史茅大芳大給事中陳繼之知府姚善

陳彥迴俱不肯歸順天命命械至京師皆不屈死
鉄鉉鄧州人洪武間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改
督府斷事奏對詳明高廟喜之賜字曰鼎石嘗有
訴藩府違法狀者召之屬法司鞫之數月獄未成
不能決

高廟怒屬鉉鞫之片時而成自是益見愛重凡法司
疑獄必以屬鉉未幾擢大叅東魯歷任尚書竟以
死節

陳繼之蒲田人建文二年進士擢授臺諫累有建
明因肆指斥後亦死難

茅大芳泰興人洪武間由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
績入朝

高廟召對悅之擢相秦藩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
賚期待者甚寵大芳以為特受隆遇惧無以稱
聖天子眷知之恩遂益自感激諫諍彌綸得大臣體
未踰年秦國稱治國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
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云

陳彥迴亦蒲田人少孤無所倚嘗依食於鄉人後
以明經薦教保寧九載秩滿考績擢知平江縣明年
高廟晏駕彥迴捧香入臨尋遷知徽州府壬午奉命

募義勇赴援後亦不屈死
姚善字克一興國州人
洪武中以舉人授縣丞歷
祁門知州皆有遺愛不文
擢知蘇州府至永樂元年
死節
其在外表表以義亡者若
解元劉政感慨以不食
死憂制給事中黃鉞投于
橋下而卒山東僉事胡
惟韶鎮南指揮宋忠知府
葉惠仲長事葛誠知縣
高鄭恕欲騎廖舖周璿謝
昇高不危盧振等凡若干
人皆以靖難死節著聞者
也其在外尚多恨不能
悉記姑書以俟知者則續
書焉

時內外凡節之臣姻親朋友皆被逮
戍邊徼者甚衆惟吉水錢氏得免及錢習禮以翰林官任于朝
為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少保楊公榮揚公乘
文皇欣然曰便不肯歸附之臣今日若皆在此朕固
當寵用之耳何況順臣習禮乎

永樂元年癸未春正月朔元旦節
太宗文皇帝御法服登大寶殿受群臣朝賀明日普
勅天下賜內外臣僚爵秩有差尋上母妃尊號詔
建太嶽太和山宮宇制度極其宏麗蓋

文皇舉兵時嘗得水方水神陰助故鑄金身以報之
未幾復命增修大浮屠於南京城都初
太祖得天下時創建浮屠以報天地者賜寺曰報恩
至是鳩工增飭規模雄偉宛如大嶽之氣象也

二月己酉

文皇特命再官姚廣孝為太子少師廣孝辭之甚力
文皇曰朕若非少師默運神算何以得天下大統如
此功烈豈敢忘乎今日屢欲加官以報少師遽聞
輒辭將何意也廣孝奏曰臣本以江南浮屠叨賴
陛下聖文神武得成大業臣何功之有况殊恩已蒙

眷加不勝感激若再受厚爵實非臣等自處之義
伏望

陛下聖慈給還原牒放臣復為僧人則死憾矣未
上不許一日召見令人潛以冠服被禮亟命宣謝廣
孝不得已受命然不終畜髮娶妻所居多在僧寺

文皇特賜大第於崇文門右為之娶婦於功臣家廣
孝皆辭之後賜宮人日侍起居而廣孝不敢近然
文皇春禮彌篤錫賚極厚每稱少師而不名廣孝嘗
文陳疏求退

文皇懇留之再後覺其辭語哀愴因賜其出入自便
文蓋特恩也廣孝心初既許辭而後復嘗
文皇謀圖帝業功既大擴事業已定然居嘗自悔以
文咎曰我誠得罪于後世將何道矣故
文皇屢欲官之輒辭復削髮自誓曰我當再墜輪迴
於地下也永樂二年甲申春正月甲子冊
仁宗昭皇帝為皇太子以廣孝勲臣元僚首命輔導
詔皇太子出閣拜為師傅廣孝舉措無已乃表辭
之不許自

文皇龍興潛邸不忘舊地尋欲遷都燕異乃詔建北
京以舊藩大建宮室改北平布政司為順天府令
皇太子留守南京監國明年乙酉廣孝從皇太子
朝北京遂命廣賑濟南直隸蘇松等府於欽奉朝
命威聲赫赫車從盛甚及南行有醜詆者廣孝若
弗知從官欲究之廣孝遽止之曰豈無同諱者耶
及公事畢過蘇州省暮暇日往謁郡中隱士王賓
賓素與廣孝極善至是愧其所為拒不肯見後廣
孝屏去騎從乃衣短褐以詣叩門賓閉門不納廣
孝哀情甚至賓始問為誰廣孝曰是昔日道行也
賓不應廣孝大聲曰光菴不棄舊日之雅容我老

僧一見乎賓隔戶謂之曰吾在此剖薪忙不能暇見廣孝於是哀鳴久之賓怜其誠因與之期而去至是天未曙廣孝已候立門外待之日出賓門方啓遂相與拜坐定賓語不及他且連聲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廣孝大慚久之進曰彼時老僧真是大誤蓋亦天命所關不由我也賓叱曰汝既大誤尚何歸咎於天命乎且汝一沙彌特受高皇隆遇而不能報何反背之不義心安忍焉以致宗室殘傷血流漂杵天下為之痛怨皆由爾佛口蛇心也若你萬世之下烏得無罪於二帝何可勝言哉孝聞之面赤赧然求退賓弗為禮乃怏怏自恨而去不久廣孝以病篤

文皇駕幸其第遣太醫診視命中使存問頻頻疾將殆

文皇復幸其第迺問後事終不肯言逼之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仍強之終無言卒年六十一文皇念其功命官諭祭葬殮之優擬於元之劉秉忠追贈榮國公謚恭靖復加以奉天靖難輔運功臣號卒配享廟廷未幾特官養子姚繼為尚寶少卿蓋追隆其功也廣孝博通內外典亦工文詞所著

有之虛子集皆浮誕無根之談別有道餘錄則專
詆程朱以是為非其友翰林修撰張洪嘗云少師
於我厚今惜其死矣吾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錄輒
為焚棄嗚呼廣孝本端不正無父無君不忠不孝
其為世之所棄亦明矣况非斥正學譏議先儒得
罪於名教中又豈淺淺哉雖然廣孝幸得令終吾
知其死有餘辜百世之下難逃亂臣賊子之誅可
不懼矣

宣德元年丙辰春孟

宣德章皇帝即位少帝自江南來歸京歸上書云吾

當時避難後宮密竇以出人不知也就祝髮為僧
某寺約居幾十秋矣吾於革代之際深自退藏故
人無聞我生者且

皇祖尚有密勅在此可考吾今年餘七十無所望祇
欲還家死於自土上耳何得淹沒異鄉而不知者
哉他日史官亦知我非自刎也於是奏聞
章皇勅當時故老之臣以物色辨其真偽至則一老
衲而已莫知其故君也獨一老宦頗憶少帝舊容
遂訪問焉而故帝視其老宦若素識者不覺涕泗
流溢迺聞吾於七夕之時賜桃實三枚與爾爾圃

匍堦下食其一以懷其二吾聞爾藏之由爾對曰
臣有老父在家欲懷此以獻吾乃嘉爾孝傷賜吾
枚君頗憶此否老宦忽覺悟遂抱持大哭已後吏
部尚書蹇義右都御史洪英等聞故君復在皆來
訪問先朝密事歷歷無差謬焉始知其為不死矣
乃相向拜而泣者久之一事故臣皆來吊探莫不
痛其哀至是僉舉以實聞

章皇詔厚養諸王館中未幾一夕暴卒衆皆疑其遇
毒也後命以公禮葬於郊外時少帝在京師有感
懷詩一律云淪落江南數十秋可憐霜雪已盈頭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
氣散昭陽殿內聲愁新蒲細草年年綠野老吞聲
哭未休此詩感慨無窮含蓄無恨淒涼意思吾固
知其失天下而獨為歎恨於萬世嗚呼是誠悲哉
讀少帝之時而不覺墮淚流涕者其亦幾希

建文事蹟

革除遺事序

革除遺事何以錄懼湮也諸先正之死嗚呼烈矣
大節揭揭與天日相昭回何湮乎吾懼史逸之也
此其錄之也何以承

聖帝之意也

文皇帝謂先正之死曰彼食其祿自當盡其心爾

昭皇帝又曰若方孝儒輩皆忠臣也肆大青俾爾宗
姻姪芝輕典且俾田爾云毋渚嗚呼仁哉又謂之
曰忠臣宜有傳不書則何以示勸故茲錄之必謹
皆以承

二聖帝之意也疑以蕪信信以蕪徵信則無疑徵則益信是編也本莆田宋君端儀革除錄清江張君芹備遺錄旁采諸家傳記稍增飭之然猶有闕焉疑其所既徵白其所未瑩則有缺于後獻君子宗文正德庚辰仲冬嶺南後學恭泉黃佐才伯父序

革除遺事目錄

卷第一 二十二

方孝孺

黃子澄

齊泰

謝三貴

張昂

葛誠

盧振

宋忠

馬宣

朱鑑

彭本聚

鈇鉉

鄭鳳華

陳彥回

葉惠忠

姚善

鄭恕

朱徵

戴德彛

盧原質

林嘉猷

程通

卷第二

黃顯觀

王叔英

周是修

顏伯瑋

廖昇

王良

曾鳳韶

魏公冕

鄒公瑾

葛巍

程本立

黃才鉞

王省

劉政

卷第三

陳迪

練子安

侯泰

郭一仁

盧迥

暴昭

郭一仁

胡子昭

卓敬

茅大芳

胡閔

廖鏞

陳繼之

韓永

高翔

董庸

王度

巨昌敬

黃彦清

周濬

黃魁

謝昇

高不危

牛景先

甘霖

卷第四十一人

董倫

張統

徐輝祖

景清

龔泰

陳惟善

平安

樓連

劉有年

鄭居貞

魏澤

卷第五 八人

述春

王紳

王紳祿

高遜志

唐愚士

錢芹

王良

宋懌

卷第六 十三人

耿炳文

李景隆

王純

鄭賜

黃福

尹昌隆

茹璠

羅義

薛崑

陳瑛

張顯宗

李友直

胡廣

革除遺事目錄終

革除遺事卷一

方孝儒

方孝儒字希古台州寧海人世家侯城里族甚蕃父克勤洪武初為濟寧守學行政事名聞一時至正丁酉孝儒始生之夕有大星墮其所自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學人為其善屬文呼為小韓子十五六時侍父宦游齊魯歷覽周公孔子之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願學之志洪武八年父被誣建獄上書政府願以身代不報明年以文謁宋濂濂深驚異之名流先進如故翰

蘇伯衡葉見泰輩皆讓不敢及會父坐空印事草
疏將詣闕申理而父歿扶喪歸葬又明年濂致仕
還蒲陽復往卒業四載辭歸濂尋徙蜀孝儒欲往
省不可為文額天願輪壽以延之濂嘗欲甥之
而不果亟稱其文至曰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
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遂文場不知孰為先後也然
孝儒未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閔其端已任進修所
詣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為程朱復出嘗卧病絕
糧家人以告咲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
豈獨我哉其不為貧窶所動如此洪武十五年

上用吳沉揭樞等薦聘至陳說多稱旨
上謂樞曰孝儒孰與汝對曰十倍於臣錫之凡稍歌
必正之而後坐

上使人覘之善其舉動端肅謂皇太子曰此莊士也
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稱旨諭遣還家
一十五年復辟主

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儒
時乃擢將士郎漢中府學教授明年閏四月抵任
漢水土暴惡病癯癯者十人而五孝儒安之甘蔬
糲與諸生談道不倦視其色若飲萬種者二十七

年春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恒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孝儒每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王前喜甚使之講經論文無虛王為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蓋以聖賢侍之也久於蜀因得訪宋濂墓卹其孤遺癸酉丙子校文應天府三十一年太子即位用交薦召為翰林侍讀日侍左右備顧問德望素隆為時倚重凡將所行惟孝儒之咨尋定官制改侍讀學士為文學博士以孝儒為之靖難師起日召之謀畫詔檄皆出孝儒手及將敗畫策守誓死社稷嗣君既亡文廟納姚廣孝言召用之孝儒不

屈繫獄遣人諭旨終不從尋詔天下問廣孝舉代草者曰必須方孝儒召出自獄斬衰而見命草詔曰有死而已遂就戮臨絕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予孰知其由奸臣得計予謀國用猶忠臣發憤予血淚血流以此殉君予抑又何求嗚呼哀哉予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孝儒學術蓋源流於伊洛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四方夷裔得一字寶如金壁實一代之宗工也嘗與郭濬鄭居貞林石劉剛王紳王琦鄭楷趙象王叔英相友善皆海內名儒每以書往來切靡

道義聞風者莫不興起禮文為之復振自號遜志齋有集四十卷所著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成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皆逸不傳洪熙初

仁廟嘗謂群臣曰若孝儒輩皆忠臣也詔奸黨悉芝寬典方氏遺族因立祠堂以祠孝儒知縣郭紳從而新之成化初郡人謝鐸蒐輯其遺文梓行於世

黃子澄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袁州分宜人少從邑人歐陽貞受易周與學受尚書清江梁寅受春秋博學負

俊聲游鄉校同舍避席推為高等嘗賦寒江把釣圖及枯梅諸人爭傳誦之洪武癸亥膺貢入大學明年定科舉之制中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進士及第第三人入翰林修撰尋兼春坊官待東宮講讀累選太常卿皇太子立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服一日皇太孫坐東角門召子澄告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即位時周濟湘代岷五府相繼煽動

上朝罷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者東角門之言乎子

澄曰不敢忘也然須密退與齊恭謀之恭欲先燕
子澄曰周燕母弟取周即剪燕之手足而燕固可
圖也入白之

上遂遣曹國公李景隆圖河南送周王橐至京師遷
之雲南徙代王桂邊湘王柏聞討狼狽合宮焚死
執齊王搏囚之京師岷王梗降為庶人雖聖德如
燕王亦拮撫其事加誚讓朝廷以子澄為功褒賞
之燕王於是上書救周罪子澄指為連坐決意討
之元年三月命都督宋忠等北征七月靖難師起
移檄大意言

上崇信奸回離間骨肉遵
太祖高皇帝遺訓奉天征討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
輔成王首以誅齊恭及子澄為名遂破懷來雄縣
遣長興侯耿炳文禦之互有勝負子澄慮師老遂
言於

上班師詔以李景隆為大虜大將軍率諸將兵凡百
萬以往景隆自負文武才子澄亦薦之
上寵信特深甫行餞之江許賜玉帶諸將各一賞賚
無等子澄指以規畫景隆依違而已子澄甚憂之
未幾景隆攻北平城累戰俱大敗奔還京師

上赦不誅子澄泣諫曰景隆出師無紀律意在觀望
不誅之何以謝宗社何以懲將士而不聽已而徐
凱盛庸繼踵敗衄顧成等皆降子澄拊膺大慟曰
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矣乃賦一詩以
志痛憤詩曰仗鉞曾登拜相壇貂裘遠賜朔方寒
出師無律兒童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
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劔憑誰借哭向蒼
天幾墮冠聞者哀之尋用侍臣議詔謫子澄及徐
泰于遠方以快敵意其實使之募兵也時諸將尚
守淮南而文廟忽已渡江矣景隆開門迎謁尋有

詔執子澄等責問不服子澄等死之

上命赤其一族子逃難易姓為因經宥赦乃復姓家
湖廣之咸寧至今不絕近有登進士科者袁州人
祀子澄于鄉賢祠倡其事者推官陳輅也

齊泰

齊泰應天府溧水人洪武丁卯鄉貢進士始名得
受知于

高廟改賜今名筮仕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
上躬禱于天擇九年無故官員陪祀泰與馬乙亥為
兵部左侍郎戊寅進本部尚書嘗被召問將姓名

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山袖中手冊以進
上甚悉自是益承眷遇及
上棄群臣曰泰預受顧命輔嗣君親藩將入臨淮安
泰言於

上令人齎勅符勤使歸國及靖難師起大主征討之
策命將出師多其畫籌嗣君惟召學士輩討論周
官法度處便殿弄詞翰而已詔問罪事一以付泰
泰遂移檄指斥親藩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
上乃可服是何言耶語聞
太宗遂首以誅泰為名泰以谷王扁師遁還慮遼寧

二府為變召還京師惟遼王至遂留之於是天下
勤王兵稍集始戰猶有勝負及勢不可支朝廷乃
謫其官以求兵解尋召還嗣君出走泰追之不及
至廣德州語在王叔英傳既而被執泰抗辭不屈
遂族誅

謝貴
謝貴其人洪武末黃子澄齊泰建削奪諸王
之策時燕藩稱病泰謀以備虜為名乃以貴為北
平都指揮使張曷為布政使俾誅誘王府官屬覘
察王府動靜元年三月朝廷師至燕約貴先發六

月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布於城內填溢街巷迫圍王城外墻又以木柵斷端禮等四門燕王聞之曰我病不出雖塞可也已而軍士登城擐甲執兵飛矢又王城四面鼓噪震動城內七月王不得已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師護衛軍士八百餘人應之能請先擒謝貴張昂王曰彼防守既嚴猝爾難擒須以計致之也今奸臣遣中貴人來逮護衛官屬宜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中貴人召貴昂付所逮者則貴昂必來矣來之縛之一夫之力爾乃匿壯士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昂之久乃至衛芝甚衆至王門門者呵止其衛從惟貴昂得入至端禮門壯士出擒之其從者猶未知移時貴昂不不出稍稍散士將士聞二人被擒皆散走玉等率勇士捕之是夜玉等攻九門黎明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皆散乃盡克九門

上親問貴昂乃其謀出于齊黃遂上書請誅之於是靖難師出矣貴等遂被誅死

張昂

山西澤州人革除年間諸藩不靖朝廷建議

凡藩國所在悉更置守必素負重望者使其地乃擢曷為北平布政司左布政使曷至日求王府細事將為不利其司吏李友直密聞於

太宗遂命燕山右衛副千戶潭淵於端禮門視曷及都指揮謝貴等遂收奪九門已卯七月六日也曷不屈而死其親族皆坐焚如之刑

葛誠

葛誠字人不知其何年以進士為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時王常病瘡暑中四圍皆着火爐猶自言寒三司官入視疾皆惧危篤獨誠知之以

不得于

上之故因令人告變會王遣人至京奏事齊泰等言於

上執之鍛鍊成獄即遣符逮王府官屬且約謝貴先舉兵誠許為內應王府人無大小誠皆籍焉後謀不密見戮其家

盧振

盧振字人嘗與魏國公徐輝祖同謀抗禦靖難之師事見輝祖傳

宋忠

宋忠者始為鳳陽衛指揮使以智勇聞洪武三十一年都督齊讓討西南夷無功以忠為叅將以膚功奏革除君尤甚之元年三月詔忠調緣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屯開平燕府護衛精壯官軍悉選隸忠麾下護衛胡騎指揮門童等悉召入京調北平永清左衛官軍於彰德永清右衛軍官於順德以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獻練兵山海諸將防于外張昺謝貴防于內約期俱發時世子及二郡王高照三郡王高燧皆在京齊泰曰三人在此宜先收之黃子澄曰不可事覺則彼先發有名且得為備莫若遣歸使坦懷無慮也遂遣歸尋悔遣人追之不及已而齊泰傳檄使約謝貴先發長史葛誠為內應盡拘親藩官屬七月甲戌貴與張昺敗露見執靖難兵起忠守懷來大將俞瑱守居庸關相為聲援已卯靖難將指揮徐安等敗瑱拔其城瑱走依忠而居庸關為燕將所守

太宗嘗與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則居庸有必爭之大理伺其未至可先繫之諸將皆曰敵眾我寡難與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

太宗曰此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力勝論力則

不足以智則有餘彼衆所集其心不一宋忠輕噪寡謀狠悞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癸未

太宗率馬雲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甲午至懷來先是獲敵謀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為親藩所殺委屍積滿道路宜為報讐將士聞之或信或否

太宗聞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為前鋒衆遙識其幟又識其父兄弟無恙相呼輒應喜曰我家固安幾為宋都督所誤皆倒戈來歸及戰忠餘衆倉皇列陣未成而

太宗麾師渡河鼓譟宜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我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則搜獲之諸將以得忠頗有喜色

太宗嘆曰中庸才耳得之不足為喜喜則驕驕則不成成禍敗之機萌矣爾曹成之遂誅忠子謙鎮南衛指揮使始猶編伍繼而賜死年十六

馬宣

馬宣者革除中都指揮也守薊州戊寅七月靖難兵起宣謀起兵禦之而已而張玉朱能來戰宣與鎮撫曾濬等閉城堅守反復論之不下王擁衆急

攻宣率兵出拒王遣精銳衝入其陣執而殺之并
殺灑事聞革除君褒卹之而魏王未諗來與宣與
朱鑑朱鑑都指揮也提兵守大寧戊寅十月靖難師至
與戰死之時聞革除君重卹卹典相傳馬宣與朱
鑑之死尚嫚罵不絕口云

太宗彭聚

彭聚以都指揮與同官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之
敗也與都指揮俞瑱皆見執聚與皆見執聚與
太宗力戰死之將士為靖難師所俘獲者不可勝計

獨都指揮莊得一人遁走得脫其後反間得行卜

萬吳高皆見疑而耿炳文李景隆相繼敗績雖大
將陳暉平安歷城侯盛庸皆不能用兵而亡勢成

矣初卜萬將陳亨謀欲降燕而為萬所制

太宗渡江設奇以敗之乃作書貽卜萬盛稱獎而極
大毀詆亨緘識牢密召一卒飲之酒且厚賚之而實
書其衣中俾歸與萬其同獲之卒竊歸之問守者
曰彼何為者守者曰遣歸通意得厚賚卒跪告守
者曰能為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賚者如
所言為請遂俱遣而不與賚不得賚者終不平至

即發其事劉其陳亨摎率得與卜萬書遂疑萬執
下獄籍其家其間吳高亦同此策高遂見疑有詔
削江陰侯安置廣西乃專命楊文守遼東文用兵
無紀律

太宗素知之故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太宗素知之故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鐵鉉河南鄧州和豐縣人洪武間由國子監生授
禮科給事中一云初為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喜之字之曰昂石凡遇法司有疑獄未能決者
必以屬鉉文廟潛邸時有訴違法狀者召至所屬

法司問之數日獄未具

高皇帝怒命鉉鞫之片時而成以此意愛重之未幾

擢山東布政司叅政庚辰靖難兵起曹國公李景

隆駐師德州鉉督運漕飛芻輓粟水陸並追嘗乏

缺既而軍敗南奔與叅贊高巍相遇於臨邑遂協

謀募兵固守濟南被圍月餘不下城有被攻破者

輒完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

計靖難師知不能克越三月乃棄去事聞遣賜以

白金綵幣封及三代鉉入謝亦不辭

上賜宴陞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

盛庸統天下兵太宗踐祚用計擒至正言不屈令
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乃碎分其體
至死罵方已壬午十月十七日也時年三十七父
仲名母薛氏皆壽八袞餘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
十二發河池編五康七歲鞅轡局克匠尋皆死

鄭華

鄭華台州之臨海人洪武丙午由貢士任行人坐
註誤貶東平州判官將赴任聞靖難師至時鄉人
趙坎進在無錫華以妻托之馳至東平力疾戰死
壬午正月也

陳彥回

陳彥回字士淵號納齋興化莆田人父立成洪武
間歷仕州縣後以非辜立重刑彥回與弟彥國俱
被逮一戍滇南一戍遼東入滇家屬數人多道亡
至蜀惟彥回與祖母郭氏存焉既而遇赦不及彥
回監送者哀而釋之無所資以還乃依鄉人定遠
縣尹黃積良以居遂苾其姓更名禮未幾積良去
位乃依南充縣丞于仲和其後閬中教諭嚴德政
以明經薦為保寧府學訓導九載考績至京侍殿
陛承顧問者四十日

高廟悅之擢平江知縣蒞任事甫十三日

高廟晏駕彥回捧息入臨給事中楊惟康等以文學
庶幹薦遂陞知徽州府彥回下車甫數月教一新
士民咸悅明年為革除己卯以考覈稱職蒙償賚
甚厚其年冬郭氏卒當承重徽民詣闕奏乞奪情
終任不報彥回哀經赴京疏以改姓歷官情罪乞
正明籍疏入報可仍莅徽民前請留治郡事釋彥
國遼東之後彥回復上疏終制不許詔棄畢即蒞
郡供職乃奉郭氏柩葬郡北十里北山之陽構堂
數楹為羞饋所事峻始蒞郡視事每旦必哀奠如

禮士民因名其山曰太守山彥回自歷官以避難
亡命改易姓為非禮恒悒悒不自安屢欲陳首輒
自籌曰祖母年既高萬一蹉跌將託人何所隱忍
二十餘年至是始得行其志識者韙之後靖難師
起彥回復命召募義勇至京適彥國至自遼東避
迨旅邸悲喜交集郡中士人曰曹苾善者偶聞而
往賀焉彥回顧謂曹曰予荷朝廷再造之恩此生
在生不足以報萬一予固自有以處之矣到部遣
弟歸以治家事予身許國死不悔也予為我述一
詞以道吾家顛末仍為索名筆書務本二字以遺

之俾知孝弟為修身克家之道曹唯唯固已知彥
回之必殉身未幾蒞郡會靖難師將渡江彥回率
義勇赴援而勢已不支

太宗入繼統械至京師不屈而死壬午十月十五日
也時年四十七

葉惠仲

葉惠仲台州臨海人兄刑部主事夷仲嘗為方孝
儒所知有文名惠仲亦不愧其兄時稱二葉惠仲
嘗以知縣充修史官考革除二年會試陞知府
永樂元年二月二十日被戕時年六十四妻蕭氏

為奴

姚善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州人初姓李後復今姓家

居魚塞為人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為諸生時扁讀

書所曰待旦軒會稽唐之淳為之銘善工詩與唐

相倡和洪武中由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

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

上以吳氏薰染夷俗習為僭靡明法以齊之器者或

更籍持短長詭譎蜂起號難理善洞達政體周悉

人情張弛寬密各協事宜每數請郡賢考求治道

商畧民生休戚俗尚淳漓以施損益因革由是吏
民顧尚禮義轉稱大治為列郡最隱士王賓獨居
陋巷善往候見舍車躬詣門賓問為誰應曰姚善
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
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逃入大海善
嘆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面不可得見也錢芹
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將往候乃使人先道意
芹對使者曰芹誠芹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
于庭苟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伺月朔偕會于學宮
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公今有官

守請姑舍是事有急於此者善問何事芹出一簡
以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
也善心嘉之後為行軍司馬革除己卯靖難師起
善畫策勤王與有勞焉壬午京師平時黃子澄朝
廷索之甚急避匿善所約與航海善曰在公則可
在善則不可守土之臣當與城存亡子澄去善竟
仗節而死見危授命節義可稱云長子節發戍賀
千戶所幼子繼見蘇州隨母給配保兒項兒送工
部習匠善以壬午六月二十一日送問七月十日
受戮時年四十三又考之

太宗實錄云燕師迫日建文與方孝儒用漢破七國之策貶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有文武才畧可以扶顛濟危者反置之散地而不用今事勢狼狽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則曰於今人才豈有過於黃太卿哉遂復召二人皆不至則是善嘗在朝也然其詳不可考矣正德丙子巡撫都御史秦金祠之鄉賢祠

鄭恕

鄭恕台州仙居人由訓導陞任直隸徐州蕭縣知縣靖難師至力拒焉被擒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當

配亦死之子源湜姪韞汲皆苙坐恕之戮也在壬午八月十七日云今仙居建祠恕及其二女春秋祭之

宋徵

宋徵人宗人府經歷嘗建議稍抑親藩屬籍故靖難之師討焉事平就戮其詳不可深攷

戴德彞

戴德彞寧波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入翰林為編修甫三載陞侍講論之曰官翰林官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

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者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得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尔盍以古人自期待哉德彛與侍講張信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上意拾遺補闕以直聲振于朝後改監察御史益善於其職革除年間改左拾遺靖難師之既迫與太常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禮部侍郎黃觀戶部侍郎郭仁刑部尚書侯泰御史大夫練子寧大理少卿胡閔宗人府經歷宋徵戶科給事中韓永等日夕董督防禦後死難

盧原質

盧原質字希魯台州寧海人世家桑州為巨族父鄉衆稱善人母方氏孝儒之姑也原質於孝儒為外兄而問學得於方門為多洪武戊辰由縣學諸生登進士第三人授承事郎翰林院編修二年庚午間父喪詔賜驛併楮帛遣歸又四月乙亥四月陞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革除間多所建明文廟登極詔族其家原質朴等皆死於難

林嘉猷

林昇字嘉猷台州寧海人始師事同邑王琦琦坐

累家徙雲南姻族無一人顧卹者嘉猷徒步千里
追送泣涕與之訣別人高其誼後復行數千里至
漢求方孝儒而師為方氏之門嗜學之士至者無
虛席而孝儒獨以得嘉猷及鄭叔真為善叔之使
進乎聖賢之道且曰匪戒者二子也洪武丙子以
儒士校文四川蜀獻主訝其字不相承乃賜之名
曰良後以字行由薦辟入史館為文官累遷至陝
西按察司僉事嘗被燕邸召入居處最久得其隱
情以告孝儒建文君以靖難師迫遣錦衣千戶張
安齋書詣燕許世子襲王位本嘉猷之言也內難

平生孝儒之黨逮至京師壬午九月丁亥被戮

高皇程通

程通字彥亨徽州績溪人有至性動必尊禮嗜學

不倦鄉先生之十四補縣學生員洪武己丑以貢

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父喪歸廬墓下三年

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俱平

謫戍延安年已耄耄通乃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

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今邊

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上

高皇帝憐之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既至乃

并通東西立於陛下顧通曰汝職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噎不能仰規

高皇帝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秋通以尚書舉應天府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貢士於庭獨所對稱旨親詣第一授遼王府紀善辛未從王閱武臨清壬申泛之國遼西時王府未建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復任未幾

高皇帝上賓庚辰泛遼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始從之國荊州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凡一國

之事咨焉府中有衛事紀綱日用事得幸通每答而成之會

文皇帝主兵靖難遣人至荊州通草上封事數千言文皇帝既正大統紀綱者以入賀留歷官錦衣指揮使被顧問因乘間言及封事遂有詔械通京師簿錄其家得碓田數千畝遺書千百卷牯皮數張時黃希范者洪武末先出知徽州府雅與通善至是亦為衛卒所捕并籍其家同赴京師績溪程姓最多幸使者仁恕罪止一房餘獲免焉文稿百餘卷悉毀于官

革除遺事卷一終

革除遺事卷二

黃觀

黃觀字瀾伯一字伯賓池州貴池人父贅於同邑

許氏生觀遂從母親姓名以尚書補邑庠生嘗築

翠微書舍讀書其間受業於元翰林待制黃暉奉

天兵入大都暉死之觀益邸礪以忠義自許洪武

庚午貢入胄監是歲領鄉薦明年會試第對禦戎

之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

之法為言寶同書奏對其說與古者稽古日昃

高廟嘉之擢狀元及第由翰林歷尚寶等卿禮部右

侍郎革除年間改官制增侍中員次尚書以觀為之仍掌尚寶司事奏復其姓與方孝孺等日見親用靖難師起觀奉命草詔極論大義師既渡淮又奉命徵兵上游諸郡入接觀奮不顧家且行且募兵至安慶聞京師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菟墓之江上明家僮自京逃來言當國者索傳國寶不得或言許尚寶已赴上游起兵矣因命執其妻翁氏并二女配家奴翁紹取釵出市酒饋翁遂携二女率家屬十人赴淮清橋下溺焉觀舟次和陽聞報者曰

上已出奔過建德而群臣奉

新皇帝即位今三日矣自分大事已去力不能支乃東西再拜於羅刹磯湍急處紹舟人奮棹乃投水而死舟人急鈎之僅得絲棕帽後追捕者得之以獻命購其屍不獲有匿之者於觀家且逮黨百餘人坐繫詔獄

仁廟初悉釋不問其謫戍邊徼又數十人景泰中進士邑人孫仁使遼有老卒蔽者給事使館亦以觀累戍遼蔽故為諸生嘗送觀游仁問舊事且泣且言云翁氏池州人歿時有司牧其屍并二女且棺

殮以待朝命不報天順中池人至南柳林破棺猶
有存者詢之父老咸云此黃狀元妻云知縣一龔
守愚於所居故址學宮之西立祠祀之或云故尚
書秦州儲懽家藏有觀所著文藁尚存

王叔英

王叔英字元采台州黃巖人始從母姓為陳後復
本姓洪武丁卯辟為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學
後拜漢陽知縣

高廟晏駕之明年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
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

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証今鑿鑿可
行且曰

太祖高皇帝除姦剔穢抑強鉗梗不啻如醫之去病
農夫之去草急於去病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
則或損於禾稼固必然之勢然躰膚病去之餘則
宜調燮其血脉禾稼草去之餘則宜培養其根苗
亦宜然之理也識者知為輕濟遠器靖難師起叔
英奉命募兵廣德未幾

文皇帝渡江郡人皆散走兵部尚書齊泰來奔叔英
以恭為貳令州人執之比至泰告之故乃釋泰圍

再舉然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曰
文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待君父自省多過
愆有志未及竟有疾忽見纏肥其空在案對之不
能熯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
首陽顛周粟豈不住所見良獨徧高蹤遠難繼偶
尔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於案曰
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
世遂自縊而死時年四十將死時以書抵祠山道
士盛希年曰可莖我祠山之麗希年卒牧塋之蓋
希年亦台州人故托以後事尋有詔治奸黨其妻

繫獄死二女俱赴井死或人上其所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乃置不問叔英自號靜
學有靜學齋集與同郡方孝孺友善二人更序之
以傳叔英沒後竟無完稿後廣德知州周英重修
叔英墓立石為之記少師楊士奇實叔英所薦嘗
為文以祭之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
常自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行霜雪其明
又追稱之之曰先生學醇行正子道臣道終其身
無一毫之苟蓋足以當之不愧其言云

周是修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吉安泰和人洪武間舉為霍
丘訓導入見

高皇帝問曰汝年幾何對曰年四十四家居何事曰
導人為善而已遂擢周府奉祠正革除初年有訐
王府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
府紀善預修纂於翰林靖難起兵是修數論國家
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甚挫折之屹
不為動

文廟既渡江駐金川門官中悉自焚明日留書其家
別友人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
付以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時壬午六月十
五也越數月御史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文廟曰彼各為其主尔置不問是修平日嘗曰忠臣
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生死為
慮故其行無不果取先代及近世貞烈死節之事
聞見所及史傳所遺者著一小傳名曰觀感錄又
着類編論語二卷廣衍大極圖一卷詩經一卷及
詩譜集義三卷綱常懿範十二卷通信四卷家訓
十二篇詩文十餘卷初嘗與縉士奇相約同死後
惟是修能如其言士奇傳是修事且謂其子曰當

時我同死誰為你父作傳識者笑之

顏伯瑋

顏環字伯瑋以字行吉安廬陵人唐魯公之後以賢良徵授徐州沛縣知縣文廟舉兵靖難所過郡縣皆歸附環獨以死守會曹國公李景隆奉命出師駐于德州環率淮北民給軍餉措畫有方未嘗缺乏辛巳六月靖難師直擣濟寧過沛沛民竄匿環招來之九月設沛豐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八築堡備禦尋調二千益前軍壬午正月靖難師駐沙河二十二日攻沛環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

急既而渡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為使歸且告之曰汝還家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得支大厦三年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夜三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環冠帶陞堂南拜大哭曰臣無以報國矣乃自徑死其年五十其子不忍去父復還則環已死矣遂自刎以從俄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亦死之縣丞胡先收環父子屍葬沛南関題曰顏公墓正統初監察御

史彭最巡邑詢諸戶部主事致仕孟式得其葬處
令有司修墓立祠祀之

廖昇

人學行德業最知名於時與王

紳方孝孺輩相友善革除間官至太常少卿修

太宗高皇帝實錄學士董倫為總裁昇及侍讀學士

高吳志副之會

太宗平定內難昇慟哭與家人訣別自經而死壬午

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王叔英周士修王良顏

伯瑋皆不順命而致死于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

同宜追戮之

上憫其忠不問

王良

王良字天性河南開封府人居常以忠孝自許建

文時任刑部左侍郎辛巳五月坐問燕人罪輕左

遷浙江按察使岳飛墓誓曰苟媿武穆非人也內

難平良聞變慟哭會使來召良即集本司與各道

印于私第嗟嗟躊躇者久之妻問其故但曰我分

應死思所以處汝未決尔妻笑曰我則不難處君

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命妾饋良食即抱其子

欵獻如廁自投于池而死良久往覓子匍匐池傍其鞋猶在頃之浮出良殮殯畢即列薪于戶馮立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某僉事家以圖存宗祀為計遂舉火闔室自焚死壬午九月中也事聞於朝

上曰死自其分印乃吾

父皇所制不宜毀若毀特可罪尔詔徙其家于邊其後台人陳遂稱誌其事每談及必流涕沾襟云正德戊寅九月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於公署之東構水鑑亭為祠以祀之

曾鳳韶

曾鳳韶吉安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

高皇帝昇遐後為監察御史藩王入覲有馳

皇道入且不拜者鳳韶時侍班有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之言聞者駭愕靖難師起議遣致書請罷兵歸國無敢行者鳳韶獨請行之軍前不納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亦不報既而歸第

文廟即位嘉其直復以御史召不赴尋加侍郎召又不赴乃刺血書憤詞於襟其畧曰予生居廬陵素

負骨鯁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咲於地下而不愧
吾天祥矣囑其妻李氏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時
年二十有九李氏亦死於云

魏公冕

魏公冕吉安永豐人為監察御史靖難師駐金川
門有約開門迎納者公冕與大理寺丞鄒公瑾率
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其日輟朝二人大
呼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不聽次日宮中
自焚死或曰宜急迎附曰使吾二人改其臣節明
君必所不用

文皇帝繼統三人皆自刎詔夷其族

鄒公瑾

鄒公瑾魏公冕同邑嘗居蜀之重慶甲戌與王紳
遇于古渝紳稱其志為敏議論磊落可嘉忠誼人
也後果如其言與公冕同死靖難之時

高巍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氏至孝蕭母老而痼疾
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
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被旌表尋授前軍都
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

兵後荒田及抑宗藩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高皇帝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旨當罪以議賢謫
成貴州閔係嶺仍許以姪代役革除君即位上疏
陳情乞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守王欽辟送銓曹會
靖難師起魏上書借漢為喻畧曰昔漢高祖提三
尺劍滅亡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雖曰遠
慮然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痼疾置詎所謂股大于
腰指幾於股者也賴

文皇帝寬厚含忍之尚不免斗粟尺布之謠

景皇帝寬厚既而弗類又輔以晁錯之深刻徑削諸
侯遂挑六國之禍非命將得人命心輔後則社稷
危矣我

太祖高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法三代之
公封建諸王必先形勢閔陝百二山河昔人謂一
夫當閔萬夫莫聞其民悍勇西憐土番故以藩王之
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屈產之乘
在焉其民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
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
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境所謂桑土之野坦
平肥沃洪賦之饒不言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涼

不毛然其地廣畜馬牛其人衣食皮肉馳射是務
遼金殘元籍之而興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在西
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
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之屬以次星
列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揣

聖意何以護中國而四夷也今各府不削則隳紀綱
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有難處者賈誼曰欲天下之
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國
小則無邪心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手之使指
莫不率從其裁制諸侯良策也其在于今蓋亦師
其意勿行晁錯削奪之策而效父主偃推恩之令
命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主於齊兗吳楚潭湘吳
楚潭湘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北數皆然則藩王
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願

皇上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膺使人饋問其賢如漢
之河間東平者不明詔褒賞之或逸驕如漢之淮
南濟北始犯則容再則赦三犯而不犯則討之豈
有不順服哉夫天下亦猶夫人之一身也昔賈誼
見諸侯強盛故以胫腰指股為喻今臣則以一身
百骸為譬

皇上乃天君一心也諸藩封則五臟耳目鼻口暨手足也五藏酸耳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至如目好色耳好音紛綸不齊苟天君從百骸之好則何以具衆理而宰萬物亦在乎制其撓吾心者而已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既不惟無腹心之疾雖疥癬亦無自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天下安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惟

皇上嘉鑒察焉書奏天子竒其才遂命之芝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叅贊軍務魏請以口舌排難解分自北魯仲連累上書

文皇帝請罷兵歸國累數千言不報俄而戰敗隨景隆南奔遇督餉叅政鉄鉉於臨邑遂與協謀守濟南頗著勞績敵退與鉉燕水心亭魏為賦以志喜相與廢和且曰公既相幾決勝加之徐將軍盛統兵皆勇如熊虎高僉憲之糾慢宋叅軍之謀畧張都統善於掠陣王太守善於儲給王府校正播善於論議何憂國難不旦夕乎又從征晉陽鴈門等處京師已平乃縊死驛舍

程本立

程本立字原道嘉興崇德人少讀書不務章句聞

金華朱彥修兄弟得考亭正傳於白雲許謙乃往就學焉寓金華最久造詣日深洪武丙辰以明經秀才學擢秦府典儀所舍人同秦晉燕三府官僚奉天門下賜馬匹楮幣有差在任五閱月以母艱去庚辰服除補周府禮官丁卯從王朝京師被累謫云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自以一僕之任時所部百夷煽誘為逆本立單騎深入為書開諭逆順利害由是諸夷感悅歸順邊事以息西南當王師初靖餘孽時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紀以本立統兵守領因自誓曰吾當以死救此一方遂不避艱險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以逮大理鶴慶麗江永平咸賴其撫綏安輯自是民得安業軍得着伍本立之力也戊寅奏計京師應天府尹向瑤學士董倫文章以文學優長守身廉潔薦乃徵入翰林纂修

高廟實錄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階中順大夫支正七品俸卒以失悞倍祀調除仍留翰林纂修明年實錄完調江西按察司副使未及行適靖難兵渡江逮入京本立遂自盡壬午六月十三日也官因追其恩典家無遺貲時稱為清御史所著有巽隱集

十卷僉事吳昂刊行於閩而林廷棼又稱焉今之夷齊云時同纂修者學士董倫禮部郎中夏正善史官錢塘高讓廬陵吳勤趙友士端孝思同郡張秉彛唐畊侍讀王景修撰李貫編修吳溥楊溥楊子榮劉現侍讀劉彥銘皆免于難或見用於新朝焉

黃鉞

黃鉞字叔陽蘇州常熟人洪武初以太學生授典史後登革除庚辰進士遷戶科給事中以憂居士午歲自投琴川橋下死

王省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壬子領鄉薦明年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之省以親老乞歸養復以文學應徵

高廟親試稱旨例當除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遂授浮梁教諭尋丁外艱起改睢陽八年改濟陽靖難師至濟寧省為游軍所獲從容引譬辭義慷慨衆善之省乃陞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如何明倫今日且都不說只說君臣之義一節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後有司

立祠學宮祀之其子禎為夔州通判亦死於賊

劉政

劉政字仲理蘇州人父以禮樂學識該博洪武初薦授沛縣教授政性聰睿肆力問學革除己卯以春秋中應天府鄉試第一時國家多難試題出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一章考官侍講方孝儒為時儒宗素號知人得其文驚曰此子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批之有群鳳鳥中之孤鳳吾當虛左以處之語政平生以忠義自許壬午歲因國事感慨不食死

革除遺事卷三

陳迪

陳迪字景通寧國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村曾祖巨鄉元江州路總管祖有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戶迪自少倜儻有志操洪武中為郡學訓導己未以通經召除翰林院編修乙丑二月陞侍讀預修大典辛未八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叅政捕蝗弭邊民甚得之甲戌十月丁內艱奪情起服辭不允乙亥二月陞雲南布政使時晉定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迪率土兵繫破之獻俘于朝有

白金彩幣之賜代寅八月征詣行在陞禮部尚書授特進榮祿大夫庚辰水旱有旨進議迪言刑獄未清宜勅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覈獄囚無令久滯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家業既喪且畏公私逋負之追失今不恤必笑聚為惡宜使有司招來之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種田暫免其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

上皆從之辛巳三月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師逼與黃子澄等上疏陳論大計迪受命趨運文廟總統召迪責問迪嫚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

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親累我迪叱使勿言因罵不絕口命割鳳山等鼻口焚燬俾迪食之迪吐唾之蓋肆指斥遂俱凌遲而死有老瘡頭拾其遺骸歸塋縣之計家橋洪熙初詔釋迪宗姻在戍者還鄉給復產業成化壬寅郡人祀于鄉賢祠甲辰郡守復於迪故居立祠祀之

練安

練安字子寧以字行臨江新塗人父伯尚洪武間為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同知後遷臨江鎮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安性質英邁志操不凡幼

從鄉長者竹莊先生遊竹庄命賦水竹村居有千
山莫雨石泉通一夜春雷化籜龍之句竹莊甚奇
之後游邑庠與金幼孜相友善嘗謂之曰子異日
必有良臣我必為忠臣洪武中安領鄉薦明年入
對大庭極言今日

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
小惡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
言甚剴切不顧忌諱

高廟嘉之擢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安益
以名節自砥礪於是聲望藹然中外咸以文學行

義稱之未幾以母喪去位門屏跡力行古喪禮服
闋陞吏部左侍郎革除君初嗣位安進賢退不肖
多所建白于方孝孺等特見信用尋遷左副都御
史改御史大夫靖難師起安極論曹國公李景隆
奸邪不忠一日於朝班內執景隆數其罪奏請誅
之不聽安憤激稽首請先伏誅遂罷朝師既渡淮
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士修上書論大
計指斥用事者罪過書下群臣及兩人議用事盛
氣以詬兩人安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顧所
論吾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詬者愧而止壬午六

月有詔治奸黨安不屈遂族誅之姻戚被逮諭死者五百十一人遠方者又數百人惟吉水錢氏得免其錢習禮仕于朝為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少保楊榮乘間以聞

文廟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尔况習禮乎後同知王佐輯安遺文一帖序之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始命有司梓之又立金川書院祀安父子明其堂曰浩然去

侯泰

侯泰

人累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師起

泰至杭禦之策壬午二月運糧至濟寧諸郡五月復運糧至淮安京師已告急六月赴京行至高郵被執七月十七日就戮弟敬祖子玘尋亦坐死

郭任

郭任鎮江丹徒在城人一云定遠人戶部侍郎戮死其子經亦處斬次子金山保戍廣西三女咸給

配

盧迥

盧迥台州仙居人戶部侍郎迥為人疎俊每飲餽善長謳人以為枉及歷任顯達恭慎自將比犯難

將就刑長謳而絕者聞悲之

暴昭

暴昭

人刑部侍郎

毛泰

毛泰

人吏部侍郎

胡子昭

胡子昭字仲常一字伯尚嘉定州榮陽人舊名志

高俊以避嫌改今名世居之東州鄉子昭富經術

性忠良方孝孺為漢中教授講明理學性從之遊

蜀獻王賦詩贈之其後由儒士被薦至師甚重之

革除年間為御史歷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刑部侍

郎壬午九月十一日戮年四十一闔族被擒父復初

母郭氏皆年餘八十編伍子紹續維發習匠亦編

伍獨弟志遠為蜀府典寶匿丹陽陽以免近御史

熊相於州治之西立祠祀之

卓敬

卓敬字惟恭温州瑞安人家卓澳後徙蒼洲生而

穎悟絕人讀書十行俱下一目弃不復讀亦不忘

七歲時有異人見之曰奇兒也惜血不華色耳年

十五六讀書寶香山性至孝晨昏之禮雖遠不廢

常夜歸值風雨迷路得二牛之歸及門下縱之則
虎也洪武戊辰中進士拜給事中好言嘗勸
上曰諸王服飾尚有擬天子者此舜道也何以令天
下耶
上笑而納之他日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

上命改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又更為源士
後復科給事中上書多鯁直或戒以太剛則折敬
謝曰敬知盡諫諍之職耳禍福非所計也為之益
力改宗人府經歷陞戶部侍郎革除初年嘗密奏
裁抑宗藩大畧謂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
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奏入事
竟寢文廟繼統執敬數之曰此得非前日奏裁請
王者耶乃繫之獄遣人諷之使受官姚廣孝曰昔
吾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強吳王衍不殺石勒而
勒終殺衍使敬言誠見用

陛下豈有今日耶敬遂不屈而死臨刑神色自如經
月其面如生卓之死出于廣孝所使

上實不忍嘗嘆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若卓敬者可
謂不負君矣敬博學多能談論英發雖天文律歷
地里兵刑靡不造其奧所著有遺書十卷詩文十

卷宣德間敬門人黃朝光子養正賈敬小象并其
書至京師求侍講劉球作傳稱其與夷齊當並不
朽且私謚之曰忠貞
茅大芳
茅大芳揚州儀真人博學能詩文為宗黨所重洪
武間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高廟召對悅之擢為秦府長史且勉以董子傳相之
業賜齋朝待者甚寵大芳以為特受隆遇惧無以
稱

聖天子眷知之恩益自感激諫諍稱論得大臣體踰
年秦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彰
聖訓且著其志方孝孺為之記稱其志意偉然廓大
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于正誼明道之旨革除間
累官至副都御史及靖難師起嘗以詩寄淮南守
將忠義激烈聞者壯之其詩曰幽燕消息近何如
聞道將軍志不磨縱使火龍燔地軸莫教鉄騎過
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臣馬伏波老我不
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愁蓋北兵初起為鉄鉉
所拒尚未至淮時也壬午八月十七日坐奸黨與
其子順童道壽皆戮死永樂四年十二月初子文

亦坐誅焉

胡閏

胡閏字松友饒州鄱陽人

太祖伐陳友諒時見廟中詩陰記其姓名洪武中間

以有司薦辟至闕下

上識之曰此題詩鄱陽廟者也拜官都督府經歷遷

右補闕革除年間為大理寺左少卿靖難兵定京

師即時坐誅戮子傳道亦誅死次子傳慶等俱戍

邊衛妻汪氏二人俱給配象奴郡志稱其忠貞鯁

直節行聞天下云又聞諸其鄉人云閏一女後得

歸貧無所依閏里就以錢給之曰此忠臣女也旬

日饒足

廖鏞

廖鏞無為州人縣人祖永忠嘗從

高皇帝平中原滅西蜀有功父權襲封德慶侯鏞以

元勳後任散騎舍人見用革除間癸未四月十日

鎮撫司奏送刑部戮弟銘鉞及送父淮安衛指揮

僉事昇俱謫戍母湯氏東甌王和長女也并銘女

送浣衣局相傳

文皇帝詣宮三日即往召孝孺作詔孝孺曰吾剋可

斷此筆不可枉也
上以廖都督兩字受學於孝孺復令召之孝孺怒曰
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舍遂以軍馬
牧之孝孺杖而衰絰至闕下哭
上問之再三不答但哀慟不置命以刀抉其口兩旁
至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尚作絕命詞罵聲不
絕廖氏兩子拾其遺骸葬之聚寶城門外山上塋
甫畢而廖氏亦見收矣兩子遂逃同時刑十八人
孝孺其首也兩子後亦就逮鎧亦鏞之兄弟歟出
樗散雜錄

陳維之

陳維之興化莆田人登革除二年進士授戶科給
事中嘗以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乃奏請僧道
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

文廟舉兵請除君側之惡維之聞有建白因指斥洪
武三十五年六月京師平與黃子澄齊泰巨敬韓
永輩不服遂夷其族

韓永

韓永陝西西安人一云山西人兵科給事中一云
戶科癸未六月與陳迪巨敬戴得彞等被責問不

屈而死廷臣同約死義者二十五人惟鄭陽黃富尹昌隆歸附安人子岳山西人兵隸歸軍中

高翔

高翔西安朝邑人有文學節行洪武中以明經徵為監察御史

高皇帝甚眷注翔翔所語奏無不關國家機事當上心者革除間

文皇帝素聞翔名召翔將大用之會翔服喪服入見語又忤旨乃殺翔族其家沒入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倍其稅曰令世世怒罵御史也御史親戚皆

配其軍同縣有程濟者有法術亦以明經為四川岳池縣學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俱在朝邑而日治岳池學事不廢革除間上書言某月

某日西北方

兵起

朝廷以為非所宜言繫至京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因臣及期而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濟詔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濟更以為軍師護諸將北行與靖難軍先鐸戰於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

文皇帝至江上濟逃去不知所終始徐州捷時諸將乃樹碑載戰伐次第及統軍者姓名濟一日夜往

祭碑人莫測其故

文皇帝過徐州望見碑顧左右曰碑者何也或以伏對

上大怒趣左右推碑一再繫遽曰止止為我錄碑來乃按碑族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用繫處得免濟曩者之祭蓋禳之也

董庸

董庸

人監察御史

王度

王度字子忠惠州歸善人由明經儒士為山東道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要嘗監革除二年會試壬午七月以奸黨發賀縣千戶所編伍出不遜語後坐誅族死時年四十七歲

巨敬

巨敬陝西平涼人工部主事

謝升

謝升

人對時曾犯靖難之師

午黃月

誅死父旺年七十四子咬

兒年二十俱本年十月初二日發金齒衛編伍

周璿

周璿青州諸城人

曾與抗禦燕師壬午內

難平戮死妻王氏子蛩兒是年十二月給配

牛黃魁

精武又取平二十四七

黃魁

禮部侍郎曾與抗禦燕師

黃彥清

黃彥清

人相傳有黃清者巡撫某地

方

太宗即位頒詔至力拒之其下皆用力敵與兵力寡

而死蓋即彥清也

高不危

人

高不危

人

壬午七月逮其

家屬至弟宣戍海南衛審發習匠

牛景先

牛景先

人革除間嘗率兵抗禦靖難

後京師平景先逃難出走而死永樂改元窮治奸

黨徐廣等二年冬逮景先妻妾及卓敬女至詔發

教坊司

甘霖

甘霖

甘霖安慶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仕為監察御史

特正不靡聞

文皇帝靖難不從被執遂求死乃遂被殺其子與孫亦不敢仕今且卑弱正德未知府胡纘宗嘗哀而恤之且犯霖于鄉賢祠

卷三終

人

黨發黃晉二平公景夫妻及卓姑女至時錄
人車制問者率共就樂散

革除遺事卷三終

